



# 童年

TONGNIAN

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

少年版

传世经典  
必读文库

# 童年

TONGNIAN



原著 [前苏联] 高尔基  
改写 张 研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童年 / (苏) 高尔基原著 ; 张研改写. — 南京 :  
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, 2010.5  
(传世经典必读文库)  
ISBN 978-7-5346-5133-5

I. ①童… II. ①高… ②张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苏  
联—缩写本 IV. ①I5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0)第075054号

书 名 少年版传世经典必读文库  
——童 年
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(南京市湖南路1号 210009)  
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(南京市湖南路1号 210009)

苏少网址 <http://www.sushao.com>

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<http://www.ppm.cn>

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  
(六合区冶山镇 211523)

开 本 890×1240 毫米 1/32

印 张 6.5

版 次 2010年5月第1版 2011年5月第3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346-5133-5

定 价 12.00 元

(图书如有印装错误请向出版社出版科调换)

## 前 言

《童年》是高尔基自传体小说三部曲中的第一部。在这本书中，高尔基真实地描述了自己苦难的童年，绘出了一幅俄国小市民阶层风俗人情的生动图画，刻画了作者周围许多优秀的普通人物，其中外祖母的形象更是俄罗斯文学中最光辉、最富有诗意的形象之一。正是这些普通人，给了幼小的高尔基良好的影响，将他锤炼成坚强而善良的人。

本书系《童年》改编本。改编时秉承了原著的风格，尊重原著的人物性格塑造与情节铺排，但对小说中复杂的情节线索和难懂的长句进行了简化，使得语言更为通俗、活泼、生动，故事更为明晰。总之，通过有选择的改编，力求使小说更加契合少年读者的阅读需求。



## 作者简介

马克西姆·高尔基(1868—1936年),原名阿历克赛·马克西莫维奇·彼什科夫,1868年3月28日出生于伏尔加河畔的一个木匠家庭。4岁丧父,跟随母亲寄居在外祖父家。9岁时,曾一面捡破烂,一面在郊外一所小学里念书。这是他进过的唯一的学校,而且只读了两年。11岁时便出外谋生,到处流浪。他当过鞋店学徒,在轮船上洗过碗碟,在码头上搬过货物,还当过铁路工人、面包工、看门人、园丁等。

来自社会底层的高尔基酷爱读书,自学成才,并积极投身社会活动,探求改造现实的途径。1892年发表处女作《马卡尔·楚德拉》,登上文坛。1901年他创作了著名的散文诗《海燕》。1906年长篇小说《母亲》的出版,标志着其创作达到了新的高峰。稍后他完成了自传体小说三部曲的前两部《童年》和《在人间》。从1925年起他着手创作具有史诗气魄的长篇巨著《克里姆·萨姆金的一生》,直至去世尚未完成。

高尔基的作品自1907年开始被介绍到中国。他的文学作品和论著成为全世界人民的共同财富。



在昏暗的小屋里，我父亲穿着白衣服躺在窗下地板上，身子伸得老长。他的光脚板的脚趾头，奇怪地张开着，一双可亲的手安静地放在胸脯上，手指也是弯的。他那对快乐的眼睛现在紧紧地闭住，他那和善的面孔此时发黑，难看地龇着牙吓唬我。

母亲挺着大肚子跪在那里，她用那把小黑梳子，把父亲又长又软的头发从前额梳到后脑勺。母亲不住地自言自语，声音粗重而且沙哑，她的灰色眼睛肿得仿佛要融化似的，大滴大滴的泪水直往下滚。

外祖母紧紧拉着我的手，她也在哭，哭得浑身发抖。

她长得圆圆的，头大眼睛也大，松软的鼻子挺可笑。她穿一身黑衣服，整个人都是柔软的，好玩极了。她拉着我往父亲身边推。我躲在她的背后，心里觉得很害怕，不愿意过去。

我从未见过大人哭，也不明白外祖母重复说的话是什么意思：

“跟你父亲告别吧，你再也看不见他了，亲爱的孩子，他这么年轻就死了……”

我前不久得过一场大病，才刚下地。我病着的时候一直



是父亲看护着我。可是后来，父亲突然不见了，却换了外祖母来照顾我。

“你从哪儿来的？”我问她。

她回答：

“从上边来的，不是走来的，是坐船来的，在水上不能走，小鬼！”

“为什么我是小鬼？”

“因为你多嘴。”她笑着说。

她讲起话来又亲切、又快乐、又流利。从见到她的第一天起，我就和她要好了，现在我希望她快点领我离开这间屋子，因为我在这儿实在太难受了。

母亲使我感到压抑。她的眼泪和哭叫都吓得我心神不定。我第一次看见她这个样子。她一向态度很严厉，很少说话。她总是打扮得干干净净，整整齐齐的。她的个子高高大大，像一匹马，有一副筋骨坚硬的体格和两只特别有力气的手。可是现在，不知为什么，她全身看上去令人怪不舒服的，衣服撕得破破烂烂，头发本来梳得很整齐，现在披散到赤裸的肩膀上，耷拉到脸上，散乱的头发来回摆动着，不停地触到睡着的父亲的脸。

我已经在屋里站了很久，可是她连一眼也不看我，她老是梳父亲的头发，不断地号啕大哭，眼泪扑簌簌地直掉。

穿黑衣服的乡下人和警察从门缝里伸头来看。警察气哼哼地叫了一声：

“快点收拾！”

母亲忽然从地板上费劲地挺身站起，马上又坐下去，紧接着她仰面倒下了，头发铺散在地板上。她双眼紧闭，面孔煞

白，嘴里发出痛苦的呻吟。

外祖母推开了我，跑到门口喊道：

“亲爱的人们，不要怕，请你们走开吧！这不是霍乱症，是生孩子，请原谅！”

我跑到黑暗的角落里，躲到箱子后面，从那里看母亲在地上打滚，呻吟，牙齿咬得格格地响，外祖母在她身边趴着，亲切地说：

“为了圣父和圣子，瓦尔瓦拉，忍住点儿！圣母保佑……”

我吓坏了。她们在父亲身旁的地板上忙成一团，忙了很久。母亲好几次站起来又倒下去。外祖母像一个又黑又软的大皮球，从屋子里滚出去又滚进来。后来，忽然在黑暗中传出一声小孩的啼哭。

外祖母高兴地说：

“感谢主啊！是个男孩！”

接着她点亮了蜡烛。

接下来的事儿我记不清了，大概是我在角落里睡着了。在我记忆中的第二个印象，是雨天，坟场荒凉的一角。我站在滑溜的小土丘上，看父亲的棺材放进一个坑里。坑底全是水，还有几只青蛙，其中有两只已经爬到黄色的棺材盖上了。

在坟旁边，有我，有外祖母，有浑身淋湿了的警察，还有两个手拿铁锹的脸色阴沉的乡下人。温暖的雨点像细碎的玻璃珠子，不停地洒在大家身上。

“埋吧！”警察往一旁走开，命令道。

外祖母哭了，用头巾的一角捂着脸。两个乡下人弯着腰急忙往坟坑里撒土，打得水啪啪地响。那两只青蛙从棺材上



跳下来，开始往穴壁上爬，但是土块把它们打落到坑底了。

“走吧，阿廖沙！”外祖母抓住我的肩膀说。我从她手里挣脱了，我不想走。

一阵大风刮过，雨变小了。两个乡下人用铁锹拍着墓地，啪啪地响。外祖母搀着我的手，领我穿过许多发黑的十字架，向远处的教堂走去。

“你为什么不哭？”我们走出坟场的围墙时，外祖母问我。“应该大哭一场！”

“我不想哭。”我说。

“不想哭，那就不要哭好了。”她悄悄地说。

我很少哭，即使哭，也是因为受了委屈，而不是因为疼痛。以前，我一哭，父亲就会笑话我，母亲则严厉地斥责我：“不许哭！”

后来，我们坐着一辆小马车，走在宽宽的很脏的街道上。街两旁都是深红色的房屋。我问外祖母：

“那两只青蛙还能爬出来吗？”

“爬不出来了，但不要紧，上帝会保佑它们的。”外祖母回答。

几天以后，外祖母、母亲和我，搭上了轮船，坐在小小的船舱里。刚生下来的小弟弟死了。

我坐在包袱和箱子堆上，从那又圆又鼓的小窗户往外眺望。在潮湿的窗外，泛起泡沫的浑水不断地流着，时常飞溅起来，水花打在窗户玻璃上。我害怕地跳到地上。

“不要怕。”外祖母说着，并用两只软绵绵的手轻轻地抱起我，又把我放到包袱上。



水面上是灰蒙蒙的湿雾，远方是黑色的土地，接着它又消失在雾里和水里了。周围的一切都在颤动，只有母亲把两手放到脑后，倚着船壁僵直地站着，一动不动。她脸色铁青，两眼紧闭，一声不吭，仿佛变成了另外一个人，就连她穿的衣服我都觉得很陌生。

外祖母不止一次对她说：

“瓦尔瓦拉，吃点东西吧，哪怕少吃一点，好吗？”

母亲沉默着，就像没听见一样，仍然一动不动。

外祖母和我说话时，轻声细语，和母亲说话时，声音高一点，但不知为什么很小心，很胆怯，而且话不多。我觉得她怕母亲。看出这一点，使我对外祖母更亲近了。

“萨拉托夫，”母亲突然生气地大声说，“那个水手呢？”

她说的话令人听不懂。萨拉托夫，水手？

这时进来一个宽肩膀、白头发的人，穿着一身蓝衣服，拿来一个小匣子。

外祖母接过小匣子，把小弟弟的尸体放到里面。装好后，她伸直胳膊托着小匣子向门口走去，但是她太胖，要侧着身子才能挤过狭窄的舱门，她停在门口。

母亲叫了一声，从外祖母手里夺过小匣子，于是她们俩都不见了，我还留在舱里，仔细打量那个穿蓝衣服的人。

“怎么样，小弟弟死了吧？”他弯下身来对我说。

“你是谁啊？”我问。

“我是水手。”

“萨拉托夫是谁啊？”

“是城市。你往窗外看，那就是！”

土地在窗外移动着，黑暗而陡峭的土地雾气腾腾的，像是



刚从大圆面包上切下来的一大片面包。

“外婆到哪儿去了？”

“埋外孙子去了。”

“把他埋到地底下吗？”

“当然是埋到地底下了，不然埋在哪儿呢？”

我给水手讲了埋葬父亲的时候，活埋了两只青蛙的事。他抱起我，亲了亲说：

“嗨，小孩子，你还不懂事。用不着去可怜那些青蛙，可怜一下你的妈妈吧，你看她难过成什么样子！”

汽笛在我们头顶上呜呜地响了。我已经知道这是轮船拉笛，所以不害怕。那个水手急忙把我放下，拔腿就往外跑。我也跟着他走出了舱门。

我看到一些人背着包袱、提着箱子在走动。他们要下船了，我想我也该下船了。

我和大家一起走到甲板旁的踏板前，几乎就要上岸时，那个水手跑了过来，一把将我抱住，把我带回舱里，扔在行李上。他吓唬我说：

“再乱跑我要揍你了！”

我头顶上的吵闹声渐渐地静了，轮船已不打颤了。舱里的窗户似乎被一堵潮湿的墙挡住了，变得又黑又闷；包袱好像胀大了，挤得我难过。一切都变得不好了。也许我就这样永远一个人被留在这空荡荡的轮船上了。

我走到门前，门打不开，铜门把根本拧不动。我拿起盛着牛奶的瓶子，使大劲朝铜门把打过去。瓶子碎了，牛奶溅得我满腿都是，并流进了靴筒里。

于是，我只好呆坐在舱里，躺在包袱上，悄悄地哭了起来。



哭着哭着，我噙着泪水睡着了。

当我醒来时，外祖母坐在我身旁梳头，皱着眉头，老是自言自语地咕哝着。她的头发太多了，密密地盖着两肩、胸脯、两膝，一直垂到地上，乌黑乌黑的泛着光。她用一只手从地上把头发揽起来，费力地把稀疏的木梳插进厚厚的头发里。她的嘴唇歪扭着，她的脸在大堆的头发里变得又小又可笑。

母亲躺在沙发上，脸朝上，身子直得像一根弦。

“你昨天怎么把牛奶瓶子打破了？”外祖母问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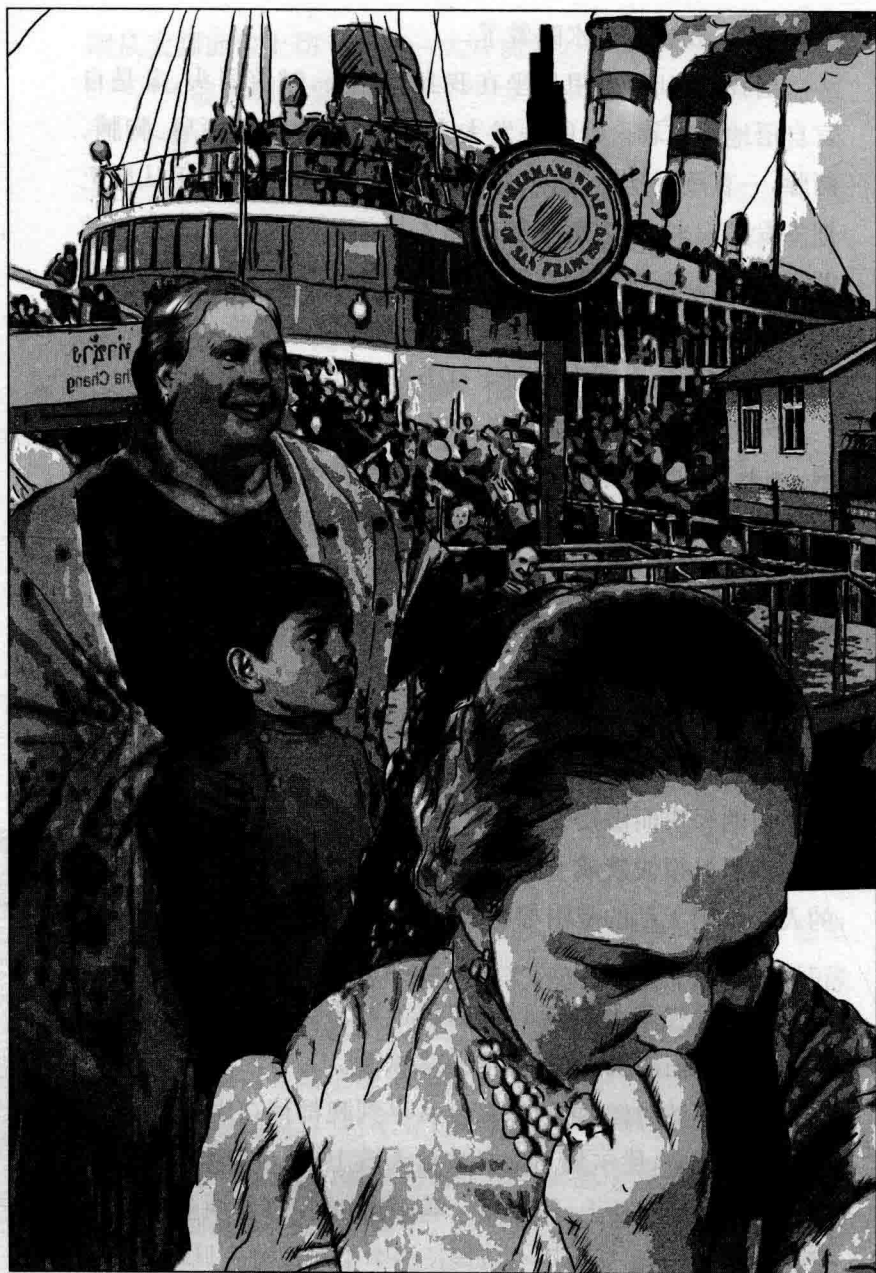
外祖母说话好像在唱歌，字字句句都像鲜花那样温柔、鲜艳，一下子就牢牢地记在我的心里。她微笑的时候，那像黑樱桃的眼珠儿睁得圆圆的，闪出难以形容的愉快光芒，露出坚固的雪白的牙齿。虽然她的两颊黑黑的，还有许多皱纹，但整个面孔仍然显得年轻。她脸上最不好看的大概就是那个松软的大红鼻子了：

她喜欢从一个镶银的黑色鼻烟壶里嗅烟草。她的衣服全是黑的，腰弯得厉害，几乎成了驼背，可是行动起来却像一只大猫似的轻快而敏捷。

外祖母很快就成了我终身的朋友，成为我最知心、最珍贵的人。她用无私的爱引导我，使我有勇气去面对艰难的生活。

轮船缓慢地行驶着。我们坐了好多天的船才到达目的地，我清楚地记得最初的几天是多么美。

天气好的时候，我和外祖母从早到晚都待在甲板上，头上是明净的天空，伏尔加河两岸被秋天镀上了一层金，又缝上了绸缎。轮船逆流而上，船桨徐徐地、懒懒地拍打着淡蓝色的水，发出隆隆的声音，船尾用一条长长的牵引绳拖着一只驳船。



太阳在伏尔加河上空静悄悄地浮动着，周围的景致在时时刻刻变换着，时时刻刻都是新的。翠绿的山好似大地的漂亮衣服。沿岸有城市和乡村，远远看去宛如一块块甜点心。水面上漂着金黄色的秋叶。

“你瞧，多么好啊！”外祖母不断地这样说，一会儿跑到船这边，一会儿又跑到船那边，她容光焕发，高兴极了。

她常常对着河岸出神，把我也给忘了。她站在船边，两手交叉在胸前，微微笑着，一声不吭，眼里含着泪水。我拉拉她的黑裙子，她惊了一下，说她仿佛在打瞌睡，做了一个梦似的。

我问她为什么哭？她微笑着说：

“亲爱的，我哭是因为快乐，因为年老。我已经老了，都过了六十整了。”

她闻了闻鼻烟，开始给我讲一些稀奇的故事，讲慈善的强盗，讲圣人，讲各种怪兽和妖魔。

她讲童话故事的时候，声音很低，很神秘。她会俯下身子凑近我的脸，睁大眼睛盯着我的眼睛看。她说话像唱歌似的，越说越流畅。听她说话使人有说不出的愉快。

我每次听完一个故事以后，总是要求外祖母再讲一个。

好，再讲一个。有一个老家神坐在灶炉底下，面条儿扎进了他的脚掌里，他摇来晃去的，哼哼吱吱地叫：

哎哟，小老鼠，疼啊，哎哟，小老鼠，我受不了啊！

外祖母抬起一只脚，两手握着它，悬空摆来摆去，可笑地装出一脸苦相，仿佛她自己感觉到疼痛似的。

水手们站成一圈儿，他们一边听，一边笑，夸奖外祖母讲得好，要求外祖母再讲一个，并邀请我们跟他们一块儿吃晚饭。



吃晚饭的时候，他们请外祖母喝伏特加酒，请我吃西瓜和香瓜。这都是偷偷做的，因为船上有一个穿得很像警察的人，禁止吃瓜果，他会把瓜果夺走扔到河里去。这个人整天醉醺醺的，人们都躲着他。

母亲很少到甲板上来，总是躲着我们。她始终沉默着。她身躯高大，挺直，面孔发黑，粗大的浅色辫子像王冠似的盘在头上。

这天，外婆高兴得像个孩子似的，兴奋地拉着我的手，走到船舷旁边，大声地说：

“终于到了！你看，多美的地方啊！”

她几乎哭了出来，央求我母亲说：

“瓦尔瓦拉，你倒是看一看啊，嗯？你不会把这些地方都忘了吧？高兴高兴吧！”

母亲阴沉地笑了笑。

轮船停在河心当中。河上挤满了船只，几百根尖尖的桅杆耸立着。一只满载着人的大船向轮船靠过来，钩杆抓住放下来的梯子，人们一个个地从那只大船走上甲板。

一个瘦瘦的小老头飞快地走在最前面，他穿着一身黑色的长衣服，胡子是金黄色的，长着弯钩鼻和一双绿莹莹的小眼睛。

“爸爸！”母亲粗声粗气地喊了一声，就扑到了他的怀里。小老头抱着母亲的头，急忙用那通红的小手抚摸着她的脸，声音尖厉地喊道：

“噢，傻孩子，怎么啦？……嗨，你们这些人啊！”

外祖母这时像陀螺般乱转，忙着和所有的亲戚拥抱、亲吻。



外祖母把我推到大家面前，说：

“噢，快来看看，这是米哈伊洛舅舅，这是雅科夫舅舅，这是纳塔利娅舅妈，这是两个表哥，都叫萨莎，卡捷琳娜表姐……我们都是一家人！”

外祖父把我从人堆里拉了出来，按着我的头问道：

“这是谁啊……长得跟他父亲一模一样！好了，大家下船吧！”

下了船，我们一群人沿着斜坡往上走，坡上铺着大个儿的鹅卵石，两旁高高的陡坡上长满了枯黄的野草。

外祖父和我母亲走在大家的前头。他的个儿只到母亲的肩膀，他走起路来步子细而快，母亲却宛如在空中飘着，从上往下望着他。

两个舅舅默默地跟在后面。米哈伊洛舅舅的黑头发梳得光光的，像外祖父一样干瘦；雅科夫舅舅的头发是浅色的，卷曲着；还有几个穿着鲜亮的胖女人和六个孩子，这些孩子都比我大，都是安安静静的。

我和外祖母、小个子舅妈纳塔利娅一块儿走着。舅妈脸色苍白，长着一双蓝眼睛，挺着大肚子，走起路来很吃力，时不时地要停下来喘口气。

不论是大人还是小孩，我都不喜欢，我觉得自己是个陌生人，连外祖母好像也变了，跟我疏远了似的。我最不喜欢的是外祖父，觉得他很凶，有点怕他。

我们上了坡。坡顶上靠右边斜坡、有大街的地方，坐落着一所低矮的平房，涂着脏污的粉红油漆，房顶低低地压下来，窗户是往外鼓的。从外面看，你会觉得房子似乎很大，可房子里面被分成一间间半明半暗的小房间，显得很拥挤，像靠在码



头的轮船里面似的。

院子里到处都是人，大家好像都在怒气冲冲地忙来忙去。孩子们则像一群麻雀，蹿来蹿去。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气味。院子里挂满了湿布，地上到处摆着桶，桶里盛着稠糊糊的五颜六色的水，里面泡的也是布。

在墙角一间低矮的快倒塌的房子里，炉火烧得正旺，锅里什么东西煮开了，嘟嘟地响，不知是谁在高声地说着些奇怪的话：

“紫檀——品红——硫酸盐。”

